



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望舒草

戴望舒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望舒草

戴望舒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望舒草/戴望舒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6 重印

(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ISBN 7-02-003254-0

I. 望… II. 戴…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1419 号

责任印制:张 文 芳

望 舒 草

Wang Shu Cao

著者:戴望舒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3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625 插页 3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6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13000

ISBN: 7-02-003254-0/I.2484

定价 6.00 元



戴望舒（1905—1950），祖籍南京，生于杭州。自幼喜爱文学，中学时代开始发表小说。1923年入上海大学中文系，1925年转入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并开始诗歌创作。1932年至1935年赴法国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移居香港从事进步文化活动。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曾因参加抗日活动而被捕入狱。1946年回到上海。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际新闻局从事法文翻译。戴望舒是我国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的代表作家。主要作品有诗集《我底记忆》、《望舒草》、《灾难的岁月》，译著《铁甲车》、《高龙芭》、《西班牙小说集》等。

丛 书 前 言

评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是1999年中国文学界、出版界的一件盛事。评选的发起者、组织者系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图书大厦。评选的创意堪称知机趁势，卓越宏大。评选以完全的公开性杜绝暗箱操作，数轮评选均邀记者监票，程序谨严，无可挑剔。评审委员会之构成坚持了学术的权威性、广泛性、代表性诸原则，果有群言一堂、和而不同之胜状。评选标准固然是以思想情趣健康、艺术特点突出为主，兼顾作品的开拓价值、代表地位及影响面，而评委们更是用历史的、发展的、整体的眼光来把握20世纪的中国文学，共斟共酌中国社会百年之沧桑，重读重温中国文学百年之佳作，用理性和激情去擦亮一块块文学丰碑。评选出来的一百种优秀书目，其涵盖面远至世纪之初，广至台湾香港澳门，遍及一百年里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精当、丰富、全面、系统而且可信，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认同，一时享有“中国文学的百年盛宴”之美誉。

中国文学的百年盛宴自是入选作家的荣耀，同时也是广大读者的幸事。一百年来中国文学图书汗牛充栋，当今数十位文学专家倾其心智，披沙拣金，平心切磋，优中选优，以集体的智慧开列出百优书目，受益者最终还是广大的读者。对于许多对中

国文学怀有美好情感的读者，百优书目就像是布置了一座中国百年文学的画廊，供他们流连观赏；对于那些在中国文学的密林里寻幽探胜的读者，百优书目就像在为他们披荆斩棘、指路导航，自然也节省了他们宝贵的光阴；至于对那些需要深究文学意义、把握文学规律的文学中人，百优书目则更像是在同他们坦诚地交换意见交流心得，于学术的精进将不无裨益——据我们所知，这份书目已经成为一些文学教授向学生推介作品的重要参考资料。诚然，正如任何文学评选结果都不可能让所有人完全满意一样，百优书目也难免会引来仁者智者之见；我们只能说，入选者堪称优秀，而百种所限，肯定有优秀者未入其列。选择永远有缺憾伴随其后，遗珠之憾在所难免，这是无庸讳言的。

然而，一批有激情、有责任感、值得信赖的文学专家毕竟开列出了“中国文学的百年盛宴”的菜单，这总是激动人心、令人神往的。于是，把菜单变成美味可餐的盛宴，直接奉献给最广大的读者，又顺理成章地成了一批同样有激情、有责任感、值得信赖的文学出版人的宏愿。鉴于许多读者以各种方式表达了置齐百种图书的愿望，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南海出版公司以及北京图书大厦，决定协同行动，将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重新出版。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射雕英雄传》、《家变》及《北岛诗选》未能列入重版，经几家出版单位协商，遂将终评排名紧随百种之后的《可爱的中国》、《尘埃落定》和《酒徒》补入。这样，百种图书中有小说 51 种，诗歌 23 种，散文 17 种，报告文学 2 种，戏剧 7 种。丛书书目按初版时间先后排序，附在每种书中；同时还附有复评委员和终评委员名单，让我们对评委们辛勤的工作保持长久的敬意。

丛书的每一种图书对所使用的版本做了精心选择，选择的

MAA53 67

原则是在尊重初版本的基础上从优择用,重版时仅对所用版本中明显的编校讹误进行修订;由于有些原版本篇幅较小,此次重版时适当地将作家的一些其他重要作品补录其后,当可满足当今读者的阅读需求。丛书统一装帧,典雅考究,成套配装,蔚为大观。可以肯定,这是一套图书馆必藏、藏书人必备、文学爱好者必读的大型丛书。

20 世纪的中国社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20 世纪的中国文学,从内容到范式也都堪称现代意义上的新的文学。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永远以其划时代的意义和业绩彪炳千秋,烛照后世。那么,出版这样一套代表整个世纪中国文学最高成就的丛书,不仅是作家们的荣耀、读者们的幸事,也是我们文学出版人光荣而神圣的世纪使命。愿我们的工作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同在,于中国文学圣殿中占有永恒的一席。

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0 年 5 月

评 选 委 员 会

复评委员会

主任:杨匡汉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青	王必胜	白 烨	朱 晖	吴福辉
张同吾	张小影	李炳银	李敬泽	孟繁华
周政保	林为进	贺绍俊	杨匡汉	杨志今

终评委员会

主任:朱 寨 严家炎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富仁	孙玉石	朱 寨	朱向前	杨 义
杨匡汉	何西来	张 炯	严家炎	郑伯农
林 非	洪子诚	赵 园	谢 冕	谢永旺
雷 达				

丛书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宏经 石 湾 任 超 任在齐 孙晓林

杨 雯 李昌顺 吴维月 张华燕 张胜友

陈浩增 周五一 胡守文 聂震宁 高贤均

程步涛

丛 书 目

- 官场现形记 李宝嘉 1903-1905年上海《世界繁华报》
连载并陆续出版
- 孽海花 曾朴 1905年上海小说林社版(20回本)
1928年上海真善美书店版(30回本)
- 老残游记 刘鹗 1906年《天津日日新闻》社版
-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吴趼人 1906-1910年上海广智书局陆续出版
- 人境庐诗草 黄遵宪 1911年刊行于日本
- 尝试集 胡适 192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版
- 女神 郭沫若 1921年上海泰东图书局版
- 沉沦 郁达夫 1921年上海泰东图书局版
- 呐喊 鲁迅 1923年北京新潮社版
- 繁星 冰心 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
- 南社丛选 多人著,胡朴安选录 1924年上海国学社版
- 雨天的书 周作人 1925年北京新潮社版
- 志摩的诗 徐志摩 1925年上海中华书局代印

- | | |
|----------------------|------------------|
| 寄小读者 冰心 | 1926 年上海北新书局版 |
| 彷徨 鲁迅 | 1926 年北京北新书局版 |
| 野草 鲁迅 | 1927 年上海北新书局版 |
| 死水 闻一多 | 1928 年上海新月书店版 |
| 背影 朱自清 | 1928 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
| 在黑暗中 丁玲 | 1928 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
| 倪焕之 叶圣陶 | 1929 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
| 啼笑因缘 张恨水 | 1930 年上海三友书社版 |
| 缘缘堂随笔 丰子恺 | 1931 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
| 新月诗选 多人著,陈梦家编 | 1931 年上海新月书店版 |
| 鲁迅杂感选集 鲁迅著,何凝(瞿秋白)选编 | 1933 年上海青光书局版 |
| 望舒草 戴望舒 | 1933 年上海现代书局版 |
| 烙印 臧克家 | 1933 年自印 |
| 子夜 茅盾 | 1933 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
| 家(《激流三部曲》之一) 巴金 | 1933 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
| 边城 沈从文 | 1934 年上海生活书店版 |
| 南行记 艾芜 | 1935 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 |
| 死水微澜 李劫人 | 1936 年上海中华书局版 |
| 大堰河 艾青 | 1936 年自印 |
| 湘行散记 沈从文 | 1936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 |
| 画梦录 何其芳 | 1936 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 |
| 上海屋檐下 夏衍 | 1937 年上海杂志公司版 |
| 萍踪忆语 韬奋 | 1937 年上海生活书店版 |
| 包身工 夏衍 | 1938 年广州离骚出版社版 |
| 骆驼祥子 老舍 | 1939 年上海人间书屋版 |
| 黄河大合唱 光未然作词 冼星海作曲 | |

- 呼兰河传 萧红 1939 年重庆生活书店版
- 屈原 郭沫若 1941 年重庆上海杂志公司版
- 十四行集 冯至 1942 年重庆文林出版社版
- 给战斗者 田间 1942 年桂林明日社版
- 速写三篇 张天翼 1943 年桂林南天出版社版
-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 1943 年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版
- 传奇 张爱玲 1943 年华北新华书店版
- 小城风波 沙汀 1944 年上海杂志社版
- 风雪夜归人 吴祖光 1944 年重庆东方书社版
- 白毛女 延安鲁艺工作团集体创作 1944 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 贺敬之、丁毅执笔
- 马可、张鲁、瞿维作曲 1945 年延安新华书店版
- 穆旦诗集(1939-1945) 穆旦(查良铮) 1945 年自印
- 财主底儿女们(上、下) 路翎 1945 年重庆希望社版(上部)
- 1948 年上海希望社版(下部)
- 解放区短篇创作选 多人著,周扬选编 1946 年苏南新华书店、东北书店版
- 果园城记 师陀 1946 年上海出版公司版
- 王贵与李香香 李季 1946 年太岳新华书店版
- 围城 钱钟书 1947 年上海晨光图书公司版
- 人生采访 萧乾 1947 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
- 雅舍小品 梁实秋 1949 年台北正中书局版
- 曹禺剧本选 曹禺 1949 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
- 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 1952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保卫延安 杜鹏程	1954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红旗谱 梁斌	1957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茶馆 老舍	1958 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版
关汉卿 田汉	1958 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版
青春之歌 杨沫	1958 年作家出版社版 *
白洋淀纪事 孙犁	1958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城南旧事 林海音	1960 年台中光启出版社版
阿诗玛(重新整理本) 彝族民间叙事诗	

云南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整理

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重新整理

	1960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创业史(第一部) 柳青	1960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红岩 罗广斌、杨益言	1961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燕山夜话 马南邨	1961-1962 年北京出版社版
毛主席诗词 毛泽东	1963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李自成(第一卷) 姚雪垠	1963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酒徒 刘以鬯	1963 年香港海滨图书公司版
台北人 白先勇	1971 年台北晨钟出版社版
将军族 陈映真	1975 年台北远景出版社版
郭小川诗选 郭小川	1977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哥德巴赫猜想 徐迟	197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百合花 茹志鹃	197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四世同堂 老舍	1979 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版
重放的鲜花 多人著,上海文艺出版社编	
	1979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随想录(1—5 集) 巴金	1979-1986 年香港三联书店版
	1980-1986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 | | |
|--------------------|-----------------|
| 傅雷家书 傅雷 | 1981 年北京三联书店版 |
| 干校六记 杨绛 | 1981 年北京三联书店版 |
| 芙蓉镇 古华 | 1981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
| 白色花 多人著, 绿原、牛汉编 | 1981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
| 九叶集 辛笛等 | 1981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版 |
|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 汪曾祺 | 1982 年北京出版社版 |
| 棋王 阿城 | 1985 年作家出版社版 |
| 北方的河 张承志 | 1985 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版 |
|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张贤亮 | 1985 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版 |
| 活动变人形 王蒙 | 1986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
| 平凡的世界 路遥 | 1986 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版 |
| 红高粱家族 莫言 | 1987 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版 |
| 古船 张炜 | 1987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
| 余光中诗选 余光中著, 刘登翰等选编 | 1987 年海峡文艺出版社版 |
| 南渡记 宗璞 | 198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
| 蒲桥集 汪曾祺 | 1989 年作家出版社版 |
| 白鹿原 陈忠实 | 1993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
| 舒婷的诗 舒婷 | 1994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
| 尘埃落定 阿来 | 199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

* 当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

序

望舒在未去国之前曾经叫我替他底《望舒草》写一篇序文，我当时没有想到写这篇序文的难处，也就模模糊糊地答应了，一向没有动笔是不用说。这其间，望舒曾经把诗稿全部随身带到国外，又从国外相当删改了一些寄回来，屈指一算，足足有一年的时间轻快地过去了。望舒为诗，有时苦思终日，不名只字，有时诗思一到，摇笔可成，我却素来惯于机械式地写赶期交卷的文章。只有这一回，《望舒草》出版在即，催迫得我不能不把一年前许下的愿心来还清的时候，却还经过几天的踌躇都不敢下笔。我一时只想起了望舒诗里有过这样的句子：

假如有人问我烦忧的原故，

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烦忧》

因而他底诗是

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

——《零札》十四

他这样谨慎着把他底诗作里的“真实”巧妙地隐藏在“想象”底屏障里。假如说，这篇序文底目的是在于使读者更深一步地了解我们底作者，那么作者所不“敢”说的真实，要是连写序文的人自己都未能参详，固然无从说起，即使有幸地因朋友关系而知道一

二，也何尝敢于道作者所不敢道？写这篇序文的精力大概不免要白费吧。

可是，“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这句话倒的确是望舒诗底唯一的真实了。它包含着望舒底整个做诗的态度，以及对于诗的见解。抱这种见解的，在近年来国内诗坛上很难找到类似的例子。它差不多成为一个特点。这一个特点，是从望舒开始写诗的时候起，一贯地发展下来的。

记得他开始写新诗大概是在一九二二到一九二四那两年之间。在年轻的时候谁都是诗人，那时候朋友们做这种尝试的，也不单是望舒一个，还有蛰存，还有我自己。那时候，我们差不多把诗当做另外一种人生，一种不敢轻易公开于俗世的人生。我们可以说是偷偷地写着，秘不示人，三个人偶尔交换一看，也不愿对方当面高声朗诵，而且往往很吝惜地立刻就收回去。一个人在梦里泄漏自己底潜意识，在诗作里泄漏隐秘的灵魂，然而也只是像梦一般地朦胧的。从这种情境，我们体味到诗是一种吞吞吐吐的东西，术语的地来说，它底动机是在于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

望舒至今还是这样。他厌恶别人当面翻阅他底诗集，让人把自己底作品拿到大庭广众之下去宣读更是办不到。这种癖性也许会妨碍他，使他不可能做成什么“未冠的月桂诗人”，然而这正是望舒。

当时通行着一种自我表现的说法，做诗通行狂叫，通行直说，以坦白奔放为标榜。我们对于这种倾向私心里反叛着。记得有一次，记不清是跟蛰存，还是跟望舒，还是跟旁的朋友谈起，说诗如果真是赤裸裸的本能底流露，那么野猫叫春应该算是最好的诗了。我们相顾一笑，初不以这话为郑重，然而过后一想，倒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在写诗的态度方面，我们很早就跟望舒日后才凝固下来的见解隐隐相合了，但是形式方面，却是一个完全的背驰。望舒日后虽然主张

诗不能借重音乐。

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

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

——《零札》一·五·七

可是在当时我们却谁都一样，一致地追求着音律的美，努力使新诗成为跟旧诗一样地可“吟”的东西。押韵是当然的，甚至还讲究平仄声。譬如，随便举个例来说，“灿烂的樱花丛里”这几个字可以剖为三节，每节的后一字，即“烂”字，“花”字，“里”字，应该平仄相间，才能上口，“的”字是可以不算在内的，它底性质跟曲子里所谓“衬”字完全一样。这是我们底韵律之大概，谁都极少触犯；偶一触犯，即如把前举例子中的“丛里”的“里”改成“中”字，则几个同声字连在一起，就认为不能“吟”了。

望舒在这个时期内的作品曾经在他底第一个集子《我的记忆》中题名为《旧锦囊》的那一辑里选存了一部分；这次《望舒草》编定，却因为跟全集形式上不调和的原故，（也可以说是跟他后来的主张不适合的原故，）而完全删去。实际上，他在那个时候所作，倒也并不是全然没有被保留的价值的。

固定着一个样式写，习久生厌；而且我们也的确感觉到刻意求音节的美，有时候倒还不如老实去吟旧诗。我个人写诗的兴趣渐渐地淡下去，蛰存也非常少作，只有望舒却还继续辛苦地寻求着，并且试验着各种新的形式。这些作品有一部分随写随废，也许连望舒自己都没有保留下来；就是保留的一部分，也因为别体而从来未经編集。